



猎豹丛书

我们稍息——立正

苗长水

明天出版社

LIE BAO CONG SHU

猎豹丛书



我们稍息一立正

苗长水

明天出版社

1996年·济南

猎豹丛书

我们稍息——立正

苗长水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3.625 印张 69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32—2593—7
I·548 (平) 定价 6.90 元

作者小传

苗长水 1953年生。1970年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师报道组报道员、宣传队创作员、高炮营部书记。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调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犁越芳冢》、《战后纪事》、《非凡的大姨》等。系中国作协会员。





出版说明

《猎豹丛书》是一套以独特的视角反映我军诸兵种现代化建设和呈现官兵火热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系列，约请创作上富有成就的部队专业作家加盟撰写。谨以此书献给崇敬人民军队和有志于献身共和国国防事业的广大少年朋友。



内 容 提 要

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山村，驻扎着一个高炮营。稍息——立正，演习操炮，紧张而单调的军营生活日复一日，指挥员以及战士的喜怒哀乐也就在这样的日子中一页一页掀开。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塑造了一群极富个性的陆军指战员形象，揭示出他们丰富、深刻的内心世界。

目 录

一二一	①
稍息——立正!	⑤
双 37 毫米高炮	⑬
姑娘真棒	⑳
伤心的士兵之母	㉑
调防	⑤⑥
营长	⑥⑥
营部	⑦⑨
北方乙种陆军师	⑨④



据说，以色列这个小国之所以能够常常战胜那些比它大的阿拉伯国家，诀窍之一就是它强盛的全民皆兵意识。而它对普通公民进行军事训练时，却并不依靠教官，而是依靠经验丰富的士兵，着重传授战场战技和心得。这样训练出来的兵员，在战场上经常能够以一敌五。

我当兵那个时候，记得班长还曾经告诉我一个诀窍，他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懂得一二一是个什么道理吗？”

我回答：“为了喊口令舒服！”

“胡说八道！笨蛋……”他还用了一个不太文明的词语损了我一下。

“那还有什么道理吗？”我觉得班长才是胡说八道呢，从心眼儿里不服他。

“首先，这个口令是最科学的口令。”班长用谆谆教导的态度面对着我，严肃而煞有介事地说：“比方说，如果让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发明队列口令的话，你们能发明出这么科学的口令吗？你说！”



我还是不服：“口令是不错，喊起来挺顺口，但也不一定就是有科学道理的吧？一二一，叫什么科学？有物理原理吗？”

“太科学了！”班长说，“首先，一二一，这么简练明确的口令，一般的科学家根本就发明不出来！嗯？你想想，谁能发明出来？除非他有极为高超的智慧！其次，也是最主要的，一二一这个口令，既简单明确，又有极为深刻的队列行进原理，它告诉我们，每一名士兵，要不断地前进，否则，第一就可能变成第二，第二也是有可能变成第一的。交替前进，勇往直前！”

我还是不服，但不想再跟他抬杠了。

那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好兵。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高中毕业入伍，不光是在队列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比那些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的战友们练得快一点，包括拆卸火炮零件。虽然高中毕业和拆卸火炮零件的快慢关系不大，但我还是经常拿第一。

有一天，班长亲自掐着秒表，让我和另一名炮手比赛拆装炮门。我是一炮手，我的工作是坐在火炮上瞄准和击发。那名战友是八炮手，在战斗中是连炮盘都凑不上去的弟兄，只负责把炮弹从箱子里抱出来。我们之间的差距可想而知。

但我那天的确太放松了，比赛结束，我比他落后了两三秒钟。没想到这件事影响很大，班里的团小组在新战士中间推选入团对象时，就没推选我，却推选了那位八炮手。

我感到很委屈，晚上主动要求和班长谈心，觉得不应该



因为一次落后就把我排到后边。班长却说：“接受教训吧，只要你能够接受这个教训，我相信你会赶上去的！”

遗憾的是，后来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在我们班长的麾下，有板有眼地练成一名好兵，一名可以以一敌五或以一敌十的真正军人。也许我再挺一下，就能够磨炼成金，但一念之差，使我弃武从文。

后来我们班长当了副师长的时候，还曾经跟我交换过一些看法。当然，那时候他的水平也提高了，不仅很少再使用“笨蛋”一类的词语，而且看问题的水平确实大有长进。

我在师报道组写稿子，他有时到我那儿聊天儿，说：“你不要小看咱们的练兵办法，兵必须那么练，才能成器。从古至今，都是这个道理。明朝中叶，北方的鞑靼部族和沿海倭寇常来侵略我们，朝廷屡吃败仗，唯独戚继光威武远扬，横扫敌寇。为什么？因为戚继光练兵有方。”

他拿出一本史书，上面记载着明世宗和明穆宗两个皇帝交替那一段儿，朝廷里边尽是些严嵩、张居正一类的坏人，搞得乌七八糟，“唯边陲一带，任用诸将，颇称得人”。上面写戚继光负责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时，“继光建敌台千二百座，台高五尺，睥睨四达，虚中为三层。每台驻百人，甲仗糗粮，一律齐备。又创立车营，每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时结作方阵，中处马步各军。又制拒马器，防遏寇骑，每遇寇至，火器先发，寇稍近，用步军持拒马器，排次面前，参列长枪军，簠笮军，步伐整齐，可攻可守。寇或



败北，用骑兵追逐，辎重营随后。且以北方兵性质木强，应敌未灵，特调浙兵三千人，作为冲锋。浙兵到了蓟门，陈列郊外，适天大雨，由朝及暮，植立不敢动。边兵见了，统是瞠目结舌，以后始知有军令。自继光镇边数年，节制严明，器械犀利，无论什么巨寇，都闻风远避，不敢问津了”。

他对我说：“看了没有，这一小段儿描写，就像读一本练兵纪实！戚继光的长处，就在于他在练兵上用心了。你知道这里写的簋笄这玩意是什么？”

我还真没听说过。

他说：“据戚继光所著的练兵纪实上说，这是用长大的毛竹，用快刀截去梢上细枝，削尖了，锋快如刀，与狼牙棒铁蒺藜差不多，是戚继光自行创造的兵器。其实，让我看，这既说明戚继光的用心，也说明只要兵练得好，拿树枝子都能战胜敌人！”

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曾经乘火车从北京去山西，途中看到河北山西交界那一带崇山峻岭之上，绵延着一段段非常险峻的长城，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建造在上面的。人说这即是戚继光守边时的建造。这时我想起了副师长——或者说我以前的老班长的话，不由得非常佩服。

稍息——立正！

我们当兵那个时候，也有些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的坏主意。

比如：谁想给谁发坏，就晚上叫他起来“吃药”。熄灯号吹响前，一本正经地交代给岗哨带班员：往下传，别忘了夜里一点整叫顾阿狼起来吃药。

夜里一点整，阿狼睡得正香，便被带着一身室外寒气的带班员推醒了：“阿狼……阿狼！起来吃药了！”当兵的日子多么辛苦，白天干活训练，夜里还得站岗放哨，好不容易睡一会儿觉，又被人不明不白地叫起来，可想而知，阿狼第二天一早会愤怒成什么样子，简直是一副碰上谁都想决斗的架式。

但第二天夜里他有可能在两点钟时仍然被叫醒，然后阿狼在愤怒之余，暗暗地想到了一件事：吃大米饭的时候可能太狼吞虎咽了，而吃小米饭的时候也不要毛病那么大，唠唠叨叨的，小米也是好粮食。吃饭的时候，有的老兵那么提醒过他。



班长不好意思伤害新战士的自尊，但有的老兵火气是很大的。其实老兵调理新兵是极其善意的，但多数时候他们的方式不够慎重，只要尽可能做到让大家不向班首长以上的领导汇报就行了。

有的玩笑是故意开的，有的玩笑是无意开的。比如紧急集合夜间行军，还要进行向后传递口令的课目。弟兄们口音差距很大，文化程度高下不一，还得放低声音以防敌人或者特务偷听，因而传递正确的时候总是比传递错误的时候少。前边的弟兄说：“往后传，加速前进！”一会儿就变成了：“往后传，匍匐前进！”于是后边的行列就全变成了低姿跃进的队形。

有些情况则要全凭感觉。比如班长教给我们夜间行军时的经验：“亮是水，黑是泥，不亮不黑是平地。”

可是你要是找不着感觉，泥里水里根本分不开。而且找感觉一定得大胆勇敢，别管是水是泥，勇敢地往上踩，准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反正老兵们说了，掉进去也淹不死。想到这里，你也就明白世界上一切的艰难险阻，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我们那支部队，或者说我们那个师，是支装备比较差的陆军部队。那时候还不分甲种师和乙种师，但我估计我们那个师充其量也就算个北方乙种。有时候搞演习，我们跟军里另外两个师的弟兄擦肩而过，坐在路边聊会儿天，他们说：“我们听说呀，你们是个超级民兵师？”



我们就非常生气，他们怎么能把我们当民兵呢？我们分明是正规部队！

那时候我也到师里参与过收集编写荣誉史，看到我们师确实曾经是游击队，但中国人民解放军难道不都是从游击队过来的吗？

现在有了正式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 70 个军》，我查了我们军的那一篇，才发现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那篇记载中，基本上没有介绍我们那个师，主要讲述了另外两个师。原来他们是从红军创建的时候就存在了，还参加了万里长征，到达敌后又一分为二挺进抗日前线。尔后又参加过百团大战，还有什么解放天津、开国大典，都是他们那两个师的光荣历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前夕，我们这个师的建制番号才以河北的一支游击队式的地方武装的面目出现在我们军的战斗序列尾部。也难怪人家称我们是民兵，人家已经是身经百战的王牌军时，我们确实还是头上包着白毛巾的小队伍。

所以我入伍以后发现，我们那个师的首长们大部分都是河北人，首长们讲话一色儿地把“安全”说成是“南拳”，因而只占少数派的山东人首长也讲“南拳”：“现摘（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南拳问题儿，南拳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儿！”

我们那个师的老师长据说当年曾是吕正操将军手底下的一员骁将，在冀中、冀东一带很有名气。到了我当兵时的那位师长，也很有几分威严，他当师长的历史很长，我当兵之前他就是师长了，等十多年后我调离那支部队时，他还是师



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演习中，我们正蹶着屁股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往阵地上扛炮弹箱子，突然听到远远地有人高喊了一声：“立正——”

我们赶紧就地扔了炮弹箱子，站直了看去：喊立正的是我们的营长，那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靠内蒙和河北地界的山西人，个子很高，但有糖尿病，规规矩矩地双手抱拳跑步奔向一辆刚刚停下的北京吉普车。那时候北京吉普车还是神话，毛主席检阅的时候才出现，一般的县委书记还坐不上。老兵们跟我们说，这车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能飞檐走壁，美国的切诺基和苏联的嘎斯 69 都望尘莫及。

师长从那辆车上下来，胖胖的，穿着一身发白的人字呢军装，戴一顶很绿的绿呢军帽。这打扮很特别，按照现在的军容风纪要求，肯定被纠察逮住。但那时候却是一种威仪，据说那种绿呢军帽必须得相当一级的首长才有，起码也得是 1955 年以前的老校官。我们营长就没有，我们营长在 1955 年也就是个少尉排长。

营长跑上去立正给师长敬礼，师长的还礼也相当正规，比我以后看见的那些应付公事的首长们好多了。师长的周围跟着一群威风凛凛的参谋人员，背着小手枪，举着望远镜，提着军用地图和热水瓶。我当时真的曾经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非得成为跟在师长屁股后面那群人里的一个不可！

但是这种历程却是既短暂又漫长的。

我记得当兵第一年的那个冬天是我有生以来感觉最寒冷



的季节。我们那批算是干部子弟的新兵是从家门口穿上军装登上卡车直奔军营的，没有经过新兵集训。而我们那个师当时大部分都没有住在营房里，我们那个营就住在农村。虽然一进村子我有点回到老家的亲切感觉，但第一个早晨便体会到在寒冷的室外不用热水洗脸的滋味。然后便是天不亮就得迅速起床，“跑步——走！”“稍息，立——正！”“一二一！”

说心里话，我们这些新兵对老兵和班长们那种稍息立正从内心里不习惯。而且不光是我们这些城市兵，那些从农村入伍的新兵弟兄，最初也常常是一副不屑的笑容。我们觉得这样的所谓军人式的稍息立正第一不漂亮，第二太规矩，规矩得像老农民。

我感觉的确是这样，这种立正，它就是以站直了，站得大家都一样为目的。别的就没有什么效用了，既不显示你个人的漂亮，也显示不出你体质身材某些方面的优美。这种齐步走或跑步走也是一样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得和大家都一样，手脚一点都不能舒展，多出去一块儿，少进来一块儿，都得被班长打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去。这些一点滋味儿都没有的东西必须得反复练习，这太没劲了。

而且作为一名战士，可以说，几乎你的一切都必须是简单的重复。操炮就是放倒，再收起来；收起来，再放倒。唱歌就是“大刀——向……”“大刀——向……”站队就是“稍息，立正——”“稍息，立正——”

在这种简单的重复之中，你的完美就是绝对正确地执行，从而在其中寻找感觉。



但我对我们班长的一句老是挂在嘴边的语录的确无限崇拜，他总是教导我们：“从一个老百姓到一名军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句话好像是毛主席语录的内容，但我能铭记不忘，说明它既简单，又深奥。

开始我总把这句话的顺序搞反，总是把从老百姓到军人记成是从军人到老百姓。但慢慢地就把正确的顺序搞得一丝不差了，而且感到从老百姓到军人，这过程本身就是万里长征。

在最初的队列训练中，我们班长的认真态度甚至让我感到好笑。有时我们班里的弟兄一大半都被连里调去出公差挖肥料去了，老兵也在站岗，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新兵。面对两名战士，他也仍然是班长的样子，在前面带着我们：“跑步——走！”带到自己班的场地上，他双手抱拳按照队列条令的要求跑步到班长的位置上，照样高声喊道：“课目——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然后不厌其烦地热情操练着我们两名士兵。

对于新兵的纠正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弟兄从来没有操练过，平常走路好好的，一声齐步走立刻就顺拐，投手榴弹从腰带以下往外甩，他们在家里插秧时就这么舞蹈似地甩稻秧。这种纠正基本上是低水平的。而我们这些城市兵从幼儿园就半臂距离向前看齐，基础还是比较好的。但有时班长对我们却简直怒不可遏，几乎是从丹田还往下的部位那儿，发出强烈的鄙夷之气：“看你们那个走路的姿势，简直难看得像霜打了的狗屎橛子！歪着个肩膀，撇着个大胯，脚底没